

曾國藩家書家刻

曾國藩家書家刻

賞永來



曾国藩家书家训

*

曾国藩著

天津市古籍书店影印

(烟台道15号)

新华书店天津市发行所发行

天津建新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3.5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津新出图字(91)第00125号 定价，15.50元

曾文正公家書卷一

道光二十年庚子歲二月初九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母親大人膝下。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男在漢口寄家信。付湘潭人和紙行。不知已收到否。後於廿一日。在漢口開車。二人共雇二把手小車六輛。男占三輛。車行三百餘里。至河南八里。以度歲。正月初二日開車。初七日至周家口。即換大車。僱三道運車二輛。每套錢十五千文。男占四套。朱占二套。初九日開車。十二至河南省城拜客。耽擱四天。獲百餘金。十六日起行。即於是日三更。趁風平波靜。徑度黃河。廿八日到京。一路清吉平安。天氣亦好。惟過年二天微雪耳。到京在長郡會館卸車。二月初一日。移寓南橫街千佛庵。屋四間。每月賃錢四千文。與梅陳二人。共址甚近。三人聯會。間日一課。每課一賦一詩。勝真。初八日是湯中堂老師大課。題知若禹之行水賦。以行所無事。則智大矣。為韻詩。題賦得池面魚吹柳絮。行得吹字。三月尚有大課一次。同年未到者。不過一二人。梅陳二人。皆正月始到。公雲江南山東之行。無甚佳處。到京除償債外。不過存二三百金。又有八口之家。男路上用去百金。刻下光景頗好。接家眷之說。鄭小珊現無回信。伊若允諾。似儘妥妙。如其不可。則另圖善計。或緩一二年亦可。因兒子太小。故也。家中諸事。都不墨念。惟諸弟讀書。不知有進境否。須將所作文字詩賦寄一

二首來京丹閣叔大作亦望守示男在京一切謹慎家中儘可放心。又稟者。大行皇后於正月十一日升遐。百日以內禁雜髮期年禁宴會音樂。何仙槎年伯於二月初五日溘逝。是日男在何家早飯並未聞其大病不數刻而凶訊至矣。歿後加太子太保銜。其次子何子毅已於去年十一月物故。自前年出京後同鄉相繼歿逝者。夏一卿李高衢楊寶筠三主事熊子謙謝切菴及何氏父子凡七人。光景為之一變。男現慎保身體。自奉頗厚。季仙九師汪正詹放浙江學政。初十日出京。廖鈺夫師陞尚書。吳甄甫師任福建巡撫。朱師徐師靈樞並已回南矣。詹有乾家望。到京竟不可用以膠太重也。擬仍付回。或退或用隨便。接家眷事。三月又有信回家中。信來須將本房及各親戚家附載。詳明堂上各老人須一一分敘。以煩瑣為貴。謹此跪稟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四月十七日

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四月十一日由摺差發第六號家信。十六日措弁又到。孫男等平安如常。孫婦亦起居維慎。曾孫數日內添吃粥一頓。因母乳日少。飯食難喂。每日兩飯一粥。今年散館湖南三人皆留全單內共留五十二人。僅三人改部。屬三人改知縣。翰林衙門現已多至百四五十人。可謂極盛。琦善已於十四日押解到京。奉 上諭派親王三人。郡王一人。軍機大臣。大學士。六部尚書。會同審訊。現未定案。梅霖生同年因去

歲咳嗽未愈日內頗患咯血同鄉各京官宅皆如故澄侯第三月初四在縣城發信已
經收到正月廿五信至今未接蘭姊以何時分娩是男是女伏望下次示知楚善八叔
事不知去冬是何光景如絕無解危之處則二叔祖母將窮迫難堪竟希公之後人將
見笑於鄉里矣孫國藩去冬已寓信求東陽叔祖兄弟不知有補益否此事全求祖父
大人作主如能救焚拯溺何難噓枯回生伏念祖父平日積德累仁救難濟急孫所知
者已難指數如廖品一之孤王蓮叔之妻彭定五之子福益叔祖之母及小羅巷樟樹
堂各庵皆代為籌畫曲加矜恤凡他人所束手無策計無復之者得祖父善為調停旋
乾轉坤無不立即解危而况楚善八叔同胞之親萬難之時乎孫因念及家事四千里
外杳無消息不知同堂諸叔目前光景又念家中此時亦甚艱窘輒敢冒昧饒舌伏求
祖父大人寬宥無知之罪楚善叔事如有設法之處望詳細寄信來京茲違摺便敬稟
一二即跪叩祖母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自閏三月十四日在都門拜送父親嗣後共接家信
五封十五日接四弟在漣濱所發信係第二號始知正月信已失矣廿二日接父親在
廿里鋪發信四月廿八已刻接在漢口寄曹穎生家信中刻又接在汴梁寄信五月十

五。接父親到長沙發信內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諸悉諸父母大人康強。家中老幼平安。諸弟讀書發奮。並喜父親出京。一路順暢。自京至省僅三十餘日。真極神速。男於閏月十六發第五號家信。四月十一發六號十七。發七號。不知家中均收到否。適際男身體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漸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則頭昏。故常冥心於無用。優游涵養。以謹守父親保身之訓。九弟功課有常。禮記九本已點完。鑑已看至三國。斯文精粹。詩文各已讀半本。詩略進功。文章未進功。男亦不求速效。觀其領悟。已有心得。大約手不從心耳。甲三於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須扶持。尚未能言。無乳可食。每日一粥兩飯。冢婦身體亦好。已有夢熊之喜。婢僕皆如故。今年新進士龍翰臣得狀元。係前任湘鄉知縣。見田年伯之世兄同鄉六人。得四庶常。兩知縣。覆試單已於閏三月十六付回。茲又付呈殿試朝考全單。同鄉京官如故。鄭莘田給諫服闋來京。梅霖生病勢沈重。深為可慮。黎樾喬老前輩處。父親未去辭行。男已道達此意。廣東之事。四月十八得捷音。茲將抄報付回。男等在京。自知謹慎。堂上各老人不必罣懷。家中事。蘭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男謹稟。即請母親大人萬福全安。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全安。五月十八日。孫在京發第八號家信。內有六弟文

二篇廣東事抄報一紙本年殿試朝考單一紙寄四弟六弟新舊信二封緝寫格言一
幅孫國荃寄呈文四篇詩十首字一紙呈堂上稟三紙寄四弟信一封不審已收到否
六月初五日接家信一封係四弟四月初十日在省城發得悉一切不勝欣慰孫國藩
日內身體平安國荃於廿三日微受暑熱服藥一帖次日即愈初三日復患腹瀉服藥
二帖即愈曾孫甲三於廿三日腹瀉不止比請鄭小珊診治次日添請吳竹如皆云係
脾虛而兼受暑氣三日內服藥六帖亦無大效廿六日添請本京王醫專服涼藥漸次
平復初二兩日未吃藥刻下病已全好惟脾元尚虧體尚未復孫等自知細心調理
觀其行走如常飲食如常不吃藥即可復體堂上不必墨念家孫婦身體亦好婢僕如
舊同鄉梅霖生病於五月中旬日日加重十八日上床廿五日子時仙逝胡雲閣先生
亦同日同時同刻仙逝梅霖生身後一切事宜係陳岱雲黎月喬與孫三人料理戊戌
同年購儀共五百兩吳甄甫夫子戊戌總裁進京購贈百兩將來一概共可張羅千餘金計
京中用費及靈柩回南途費不過用四百金其餘尚可周恤遺孤自五月下旬以至六
月初諸事殷繁荃孫亦未得讀書六弟前寄文來京尚有三篇孫未暇改廣東事已成
功由軍功陞官及戴花領藍翎者共二百餘人將

上諭抄回前半節其後半節陞官人名未及全抄昨接家信始知楚善八叔竹山灣田

已於去冬歸祖父大人承買八叔之家稍安而我家更窘迫不知祖父如何調停去冬今年如何設法望於家信內詳示孫等在京別無生計大約冬初即須借賬不能備仰事之資寄回不勝愧悚吳春岡分發浙江告假由江西回家七月初起程餘容續稟即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孫跪稟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

孫男國藩跪稟祖父大人萬福金安六月初七日發家信第九號廿九日早接丹閣十叔信係正月二十八日發始知祖父大人於二月間體氣違和三月已全愈至今康健如常家中老幼均吉不勝欣幸四弟於五月初九寄信物於彭山岷處至今尚未到大約七月可到丹閣叔信內言去年楚善叔田業賣與我家承管其中曲折甚多添梓坪借錢三百四十千其實祇三百千外四十千係丹閣叔兄弟代出丹閣叔因我家景况艱窘勉強代楚善叔解危將來受累不淺故所代出之四十千自去冬至今不敢向我家明言不特不敢明告祖父即父親叔父之前渠亦不敢直說蓋事前說出則事必不成不成則楚善叔逼迫無路二伯祖母奉養必闕而本房日見凋敗終無安靜之日矣事後說出則我家既受其累又受其欺祖父大人必怒渠更無辭可對無地自容故將此事寫信告知孫男託孫原其不得已之故轉稟告祖父大人現在家中艱難渠所代

出之四十千。想無錢可以付渠。八月心齋兄南旋。孫擬在京借銀數十兩。付回家中。歸楚此項。大約須臘底可到。因心齋兄走江南回故也。孫此刻在京。光景漸窘。然當京官者。大半皆東扯西支。從無充裕之時。亦從無凍餓之時。家中不必繫懷。孫現經營長郡會館事。公項存件。亦已無幾。孫日內身體如恆。九弟亦好。甲三自五月念三日起病。至今雖全愈。然十分之中。尚有一二分未盡復舊。刻下每日吃炒米粥二餐。泡凍米吃二次。乳已全無。而伊亦要吃。據醫云。此等乳最不養人。因其夜哭甚。不能遽斷乳。從前發熱煩躁。夜卧不安。食物不化。及一切諸患。此時皆已去盡。日日嬉笑好吃。現在尚服補脾之藥。大約再服四五帖。本體全復。即可不藥。孫婦亦感冒三天。鄭小珊云。服涼藥後。須略吃安胎藥。目下亦健爽如常。甲三病時。孫婦曾於五月廿五日。跪許裝修家中觀世音菩薩全身。求病愈了。今年酬願。又言西冲有壽佛神像。祖母曾叩許裝修。亦係為甲三而許。亦求病愈。今年酬願。梅霖生身後事。辦理頗如意。其子可於七月扶柩回南。同鄉各官如常。家中若有信來。望將王率五家光景寫明。肅此謹稟祖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男國藩跪稟父親大人萬福金安。五月十八日發家信第八號。知家中已經收到六月

初七發第九號內有男呈祖父稟一件。國荃寄四弟信一件。七月初二發第十號內有
黃芽白菜子。不知俱已收到否。男等接得父親歸途三次信。一是河間廿里鋪發。一汴
梁城發。一武昌發。又長沙發信亦收到。六月廿九接丹閣叔信。七月初九彭山峒到京。
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經世文編一部。慎詒堂四書周易各一部。小皮箱三口。有布套龍
鬚草蓆一牀。信一件。又叔父手書得悉一切。譜已修好。楚善叔事已有成局。彭山峒處
兌錢四十千文。外楚善叔信一件。岳父信一件。七月廿七日。接到家信二件。一係五月
十五在家寫。一係六月廿七在省寫。外歐陽牧雲信一。曾香海信一。心齋家信二。荆七
信一。俱收到。彭山峒進京道上為雨泥所苦。又值黃河水漲。渡河時大費力。行李衣服
皆濕。惟男所寄書。渠收貯箱內。全無潮損。真可感也。到京。又以臘肉蓮茶送男。渠於初
九晚到男於十三日請酒。十六日將四十千錢交楚。渠於十八日。賃住黑市。離城十八
里。係武會試進場之地。男必去送考。男在京。身體平安。國荃亦如常。男婦於六月廿三
四感冒。服藥數帖全愈。又服安胎藥數帖。孫紀澤自病全愈後。又服補劑十餘帖。長下
體已復元。每日行走歡呼。雖不能言。已無所不知。食粥一大碗。不食零物。僕婢皆如常。
周貴已薦。隨陳雲心回南。其人蠢而負恩。蕭祥已跟別人。男見其老成。加錢呼之復來。
男目下光景漸窘。恰有俸銀接續。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資。今年尚可勉強支持。至明

年則更難籌畫。借錢之難。京城與家鄉相依。但不勒逼強索耳。前次寄信回家。言添梓坪借項內。松軒叔兄弟實代出錢四十千。男可寄銀回家。完清此項。近因完彭山岷項。又移徙房屋。用錢日多。恐難再付銀回家。男現看定屋在繩匠胡同北頭路東。準於八月初六日遷居。初二日已搬一香案去。取吉日也。棉花六條胡同之屋。王翰城言冬間極不吉。且言重慶下者。不宜住三面懸空之屋。故遂遷移繩匠胡同房。每月大錢十千。收拾又須十餘千。心齋借男銀已全楚。渠家中付來銀五百五十兩。又有各項出息。渠言尚須借銀出京。不知信否。廣東事前已平息。近又傳聞異辭。參贊大臣隆文已病死。楊芳已告病回湖南。七月間又奉 旨。派參贊大臣特依順往廣東查辦。八月初一日又奉 旨。派玉明往天津。呵喇阿往山海關。黃河於六月十四日開口。汴梁四面水圍。幸不淹城。七月十六日奉 旨。派王鼎慧成往河南查辦。現聞泛溢千里。恐其直注洪澤湖。又聞將開捐名豫工。例辦河南工程也。男已於七月留鬚。楚善叔有信寄男。係四月寫。備言其苦。近聞衡陽田已責。應可勉強度日。戊戌冬所借十千二百。男曾言幫他。曾稟告叔父。未稟祖父大人。是男之罪。非渠之過。其餘細微曲折。時成時否。時朋買。時獨買。叔父信不甚詳明。楚善叔信甚詳。男不敢盡信。總之渠但免債主追逼。即是好處。第目前無屋可住。不知何處安身。若萬一老親幼子。棲託無所。則流離四徙。尤可憐憫。

以男愚見。可仍使渠住近處。斷不可住衡陽。求祖父大人代渠謀一安居。若有餘資。則佃田耕作。又求父親寄信問朱堯階。備言楚善光景之苦。與男關注之切。問渠所營產業。可佃與楚善耕否。渠若允從。則男另有信求堯階。租穀須格外從輕。但路太遠。至少亦須耕六十畝。方可了吃。堯階壽屏。託心齋帶回。嚴麗生在湘鄉。不理公事。簞簋不餽。聲名狼籍。如查有真實劣蹟。或有上案。不防鈔錄付京。因有御史在男處查訪也。但須機密。四弟六弟考試。不知如何。得不足喜。失不足憂。總以發憤讀書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間斷。九弟閱易知錄。現已看至隋朝。溫經須先窮一經。一經通後。再治他經。切不可經營並鶩。一無所得。厚二種以書熟為主。每日讀詩一首。右謹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男國藩跪稟父母親大人萬福金安。八月初三日。男發家信第十一號。信甚長。不審已收到否。十四日接家信。內有父親叔父並丹閣叔信各一件。得悉丹閣叔入泮。且堂上各大人康健。不勝欣幸。男於八月初六日。移寓繩匠胡同北頭路東。屋甚好。共十八間。每月房租京錢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偏仄。此時房屋爽塏。氣象軒敞。男與九弟言。恨不能接堂上各大人來京住。此男身體平安。九弟亦如常。前不過小恙。兩日即愈。

未服補劑。甲三自病體復元後。日見肥胖。每日歡呼趨走。精神不倦。家婦亦如恆。九弟禮記讀完。現讀周禮。心齋兄於八月十六日。男向渠借錢四十千。付至家用。渠允於到湘鄉時。送銀廿八兩。交勤七叔處。轉交男家。且言萬不致誤。男訂待渠到京日。償還其銀。若到家中。不必還他。又男寄冬菜一簍。朱堯階壽屏一付。在心齋處。冬菜託勤七叔交送至家。壽屏託交朱嘯山轉寄。香海處。月內準有信去。王睢園處。去冬有信去。至今無回信。殊不可解。顏字不宜寫白摺。男擬改臨楮柳。去年跪託叔父大人之事。承已代覓一具。感戴之至。泥首萬拜。若得再覓一具。即於今冬明春辦就更妙。敬謝叔父。另有信一函。在京一切。自知謹慎。男跪稟。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

姪國藩敬稟叔父大人侍下。本年家信三號。正月一號至今尚未收到。由彭九峰寄之信。七月初九收到。七夕所發之信。八月十四收到。欣慰家中一切。三月之事。本姪分所當為。情所不得已。何足挂齒。前年跪託之事。蒙在渣前買得頂好料一具。姪謹率弟國荃。南望拜謝。感忤難名。更求再買一具。即於今冬明春。請木匠辦就。其所需之錢。望寫信來京。姪可覓便付回。一切經營費。心何能圖報。孀母之病全愈。不知是何光景。曾否服藥。尚有不時言笑否。若有信來。望詳細示知。為幸。肅此恭請叔父母大人萬福金安。

姪率弟國荃謹稟。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十五日

男國藩跪稟。親大人萬福。金安。八月十四日。接家信三件。內係得父親信一。叔父信一。丹閣叔信一。十八日。男發家信第十二號。不知已收到否。男等在京。身體平安。甲三。母子如常。惟九弟迫思南歸。不解何故。自九月初間。即言欲歸。男始聞駭異。再四就詢。終不明言。不知男何處不友。遂爾開罪於弟。使弟不願同居。男勸其明白陳辭。萬不可蘊藏於心。稍生猜疑。如男有不是。弟宜正容責之。婉言導之。使男改過自贖。再三勸諭。弟終無一言。如男全無過愆。弟願歸侍定省。亦宜寫信先告知父親。待回信到時。家中諭令南歸。然後擇伴束裝。尚未為晚。男因弟歸志已決。百計阻留。勸其多住四十天。而弟仍不願。欲與彭山。岷同歸。彭會試罷。擬九月底南旋。現在尚少途費。待渠家寄銀來京。男目下已告匱。九弟若歸。途費甚難措辦。英夷在浙江滋擾日甚。河南水災。豫楚一路。飢民甚多。行旅大有戒心。胡詠芝前輩。扶觀南歸。行李家眷。僱一大船。頗挾重資。聞昨已被搶劫。言之可慘。九弟年少無知。又無大幫作伴。又無健僕。又無途費充裕。又值道上不甚恬謐之際。兼此數者。男所以大不放心。萬萬不令弟歸。即家中聞之。亦萬萬放心不下。男現在苦留九弟在此。弟若婉從。則讀書如故。半月內。男又有稟呈。弟若

執拗不從則男當責以大義必不令其獨行自從閏三月以來弟未嘗片語違忤男亦從未加以詞色兄弟極為湛樂茲忽欲歸男寢饋難安展轉思維不解何故男萬難辭咎父親寄諭來京先責男教書不盡職待弟不友愛之罪後責弟少年無知之罪弟當翻然改悟男教訓不先鞠愛不切不勝戰慄待罪之至伏望母親俯賜懲責俾知後悔遵守斷不敢怙過飾非致兄弟仍稍有嫌隙男謹稟告家中望無使外人聞知疑男兄弟不睦蓋九弟不過堅執實無絲毫怨男也男謹稟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

男國藩跪稟母親親大人萬福金安十月十七日接奉在縣城所發手諭知家中老幼安吉各親戚家並皆如常七月廿五由黃恕皆處寄信八月十三日由縣附信寄措差皆未收到男於八月初三發第十一號家信十八發第十二號九月十六發第十三號不知皆收到否男在京身體平安近因體氣日強每天發奮用功早起溫經早飯後讀廿三史下半日閱詩古文每日共可看書八十頁皆過筆圈點若有耽擱則止看一半九弟體好如常但不甚讀書前八月下旬迫切思歸男再四勸慰詢其何故九弟終不明言惟不讀書不肯在上房共飯男因就弟房二人同食男婦獨在上房飯九月一月皆如此弟待男恭敬如常待男婦和易如常男夫婦相待亦如常但不解其思歸之故男

告弟云。凡兄弟有不是處。必須明言。萬不可蓄疑於心。如我有不是。弟當明爭婉讓。我若不聽。弟當寫信稟告堂上。今欲一人獨歸。浪用途費。錯過光陰。道路艱險。爾又年少。無知。祖父母父母聞之。必且食不甘味。寢不安枕。我又安能放心。是萬萬不可也。等語。又寫書一封。詳言不可歸之故。共二千餘字。又作詩一首示弟。弟微有悔意。而尚不讀書。十月初九。男及弟等恭慶壽辰。十一日。男三十初度。弟具酒食。肅衣冠。為男祝賀。嗣是復在上房四人共飯和好。無猜。昨接父親手諭。中有示荃男一紙。言境遇難得。光陰不再。等語。弟始愧悔。讀書。男教弟千萬言。而弟不聽。父親教弟數言。而弟遽惶恐改悟。是知非弟之咎。乃男不能友愛。不克修德化導之罪也。伏求更賜手諭。責男之罪。俾男得率教改過。幸甚。男婦身體如常。孫兒日見結實。皮色較前稍黑。尚不解語。男自六月接管會館公項。每月收房租大錢十五千文。此項例聽經管支用。俟交却時算出。不算利錢。男除用此項外。每月僅用銀十一二兩。若稍省儉。明年尚可不用錢。比家中用度較奢華。祖父母父母不必懸念。男本月可補國史館協修官。此輪次挨派者。英夷之事。九月十七大勝。在福建臺灣。生擒夷人一百三十三名。斬首三十二名。大快人心。許吉齋師。放甘肅知府。同鄉何宅。盡室南歸。餘俱如故。同鄉京官。現僅十餘人。敬呈近事。餘容續稟。男謹稟。又呈附錄詩一首云。松柏翳危岩。葛藟相鈎帶。兄弟匪他人。患難亦